3版 副刊

高郵日報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壬寅年十一月十三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文游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母亲的千层底

□ 陈红梅

看人挑担不吃力。看见母亲轻松自如地纳着鞋底,我强烈要求让我来试试。

我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针,找准下针的点,一针戳进去,针尖居然没有露头。装模作样地用套在右手中指上的针箍顶着针别,用力上顶,还是不露头。我想,这鞋底何止千层啊。连忙退回针,像母亲一样将针在头上擦了擦,对着刚才的针眼,使劲往里戳,再用针箍上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针尖慢慢地钻上来了。等到针别被针箍完全顶进去,大拇指食指合力捏着针开始用力往上拔,拔不动,学着母亲用牙咬。哎吆,针没咬出来,血出来了。赶紧吐出针,还是用手,先摇晃再拔,再摇晃再拔,几个回合之后,负隅顽抗的针才肯出来。将拔出来的针,别在衣服上,开始收扎底线。线收到底,必须用力拽紧。我咬牙切齿,狠狠地拽着,像对待仇人一样,将刚才的不满情绪全发泄在了上面。情绪是发泄了,大拇指下面的肌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扎底线印痕。来来回回纳了没几针,这个手是又累又疼,干脆一股脑儿扔给了母亲,还说:“这个鞋底没得纳头,太难了。”

母亲看了笑笑:“你再不给我,我就要抢过来了。你看看你纳的这几针!拿笔头的,没力气罢了,怎么连个眼力见也没有啊?”

我纳的那几针,粗一针细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紧一针松一针,看起来是歪歪扭扭,高高低低,简直惨不忍睹。考究的母亲这次不考究了,她说:“这鞋是做给你的,这几针给你留着。记住,好多事情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开始也是像你一样,后来慢慢练出来的,没有人生来就会。”

母亲能做各种各样的鞋,方口的、松紧口的、船鞋等单布鞋,还有四片瓦、两片瓦的棉鞋。小时候的我是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长大的,就因为母亲的针线活漂亮,鞋子做得俏整,衣服做得合身。

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布鞋,原因很简单,太土。那双布鞋也早就被我扔了。

前两天,我在嫂子家,偶然说起年纪大了就想穿布鞋,总觉得买的没有小时候穿的舒服。嫂子突然想起:“家里好像还有好几双你妈做的布鞋呢,你要就拿回去。”

我接过装鞋的袋子,翻了翻,共有五双,两双最小的36码。家里穿36码的只有我,毫无疑问,两双36码的,应该是母亲为我做的。

母亲离开我们已近20年,这几双鞋子大概有30年了。我抚摸鞋子,仔细端详,黑色的松紧口鞋面,白色的滚条。鞋里、鞋底均是白帆布,略略有些泛黄。鞋底光滑平整,针脚粗细均匀,落针错落有致,顺着看,一列列;斜着看,一排排。那一个个针脚就如同受检阅的队伍,步调一致,动作整齐划一。

泪眼模糊的我,看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床边昏暗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上一针,下一针,鞋底在母亲手里不停地来回翻动,那只灵巧的右手,似一只美丽的蝴蝶上下轻盈飞舞,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我脱下运动鞋,穿上妈妈做的布鞋,软和,轻便,踏实,舒服。

美味鸡汤

□ 杜瑞文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贫穷依然很普遍。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孩子初小毕业后,就要离开学校回到农田,帮着父母操持农活;或者找个有手艺的老师傅,跟在后面做几年学徒,将来也算是个手艺人;或者父母稍有点本事的,便托人把孩子送到乡办厂、村办厂做工,赚取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然而,等到哥哥、姐姐和我陆续初小毕业时,父母却作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那就是让我们继续上学,直到走进大学的殿堂。

那个时代,如果仅仅供男孩上学,倒能得到邻居们的赞赏,但父母偏偏还要供姐姐上学,便引来了大家的议论。父亲是乡村兽医,母亲是普通农妇,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六亩承包田和父亲微薄的工资。所以,当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不但邻居们嗤之以鼻,也令我们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绝境。

然而,父母却始终初心不改,辛勤劳作之余还额外承包了四亩多香瓜地,以此来解决我们学费上的缺口。不仅如此,父亲甚至固执地认为,孩子们上学要用脑子,光靠吃饭喝粥是没有营养的。于是,他们还挤出时间,在院子里垒起鸡窝,拉上绳网,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和田野里的杂草,硬是饲养了一群鸡。从此,这些鸡们,便成了我们兄妹三人打牙祭时固定的祭品了。

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住校,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父亲总会计算好时间,磨刀霍霍向公鸡。每当此时,总会有过路的邻居发出或赞赏或嘲讽的声音。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父亲都淡淡地笑着,不做任何解释。

当我们陆续抵达家中,正是饥肠辘辘之时。闻到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顿时食指大动、口水涟涟。我们赶紧放下书包,奔向厨房,在大快朵颐之前让眼睛先享享福。这时,恰逢父亲开始制作炝菜。只见他用汤勺小心翼翼地从汤锅里捞出鸡胗、鸡肠、鸡肝等鸡杂,分别切成薄片,装入一个盘子里,加入盐、酱油和拍碎的大蒜瓣等调料,稍稍搅拌,便会冒出不一样的香味,让我们肠胃的活跃程度瞬间达到峰值。

那时候的孩子懂事早,没有父亲的允许,决不会偷偷吃上一块。看着我们一脸的馋样,父亲没有斥责,只有挂在脸上的淡淡的微笑。因为爷爷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在开饭前,父亲总会先用一只大海碗,从锅里捞出些许鲜嫩的鸡肉脯,再盛些鸡汤,让我送给他们。

一碗鸡汤,捧在手里,如同一件易碎的稀世之珍。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边贪婪地嗅着诱人的香气。待我兴冲冲地赶回来后,全家才依次坐上桌,开始这难得的盛宴。尽管内心对美食有着极度的渴望,但我们绝不会去争抢,通常都由父亲来分配,大家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美食。

在我们兴奋地享受美食时,父亲淡然地捞起鸡头、鸡脖、鸡爪,慢慢地咀嚼起来。偶尔目光交汇,他便露出满足的神情,夸张地说道:嗯,鸡头、鸡爪,都是我的最爱,你们享受不到了。然后,便引来我们一阵轰笑,嘲笑父亲不懂鸡肉的美味。

如今,我们兄妹三人已走出大学的殿堂,在城市里开始着自己的生活。而年迈的父母,仍然坚守在那片藏着我们许多回忆的故土,时时盼着儿女归来。

错

□ 李国祥

你若不来 桃花不开
千年的渡口鳜鱼肥了
渡船装饰一新 桨橹在握
还是那年楼兰的风采
你挎着包包 乘着奔驰飞过
彩虹的桥碾压着带血的哭

你若不来 红荷不开
蜻蜓点水叫醒了潮湿的心怀
那年我偷窥嫦娥舞袖 幽魂鞭笞
只为学习霓裳舞曲 当我归来
楼阁已空 佳人不在
是谁摩登疯狂 伤我千年等待

你若不来 桂花不开
逆流而上窃得贵妃的旗袍
杏花村的老酒藏在背篓
酒肆不再 你坐在高档酒楼
露肩装乞丐服高脚杯
苦涩的红酒浇开满脸期待

你若不来 雪花不开
潜入晋朝穿越盛唐撩动宋朝的风
习得三国的堆雪嵇康的古曲
带一只太白的酒袋米芾的帖
抱着古琴站立门外
一袭黑裙三角钢琴才是你最爱

人生有约 仍会错过重逢
人生重逢 却又不能相握
嵇康的圣手奏不出莫扎特
嫦娥的圣洁跳不了迪斯科
我拿着一柄秦朝的钥匙
打不开你海滨别墅的门锁

不让你在孤独中老去

□ 林华鹏

与朋友相约一家饭店小聚,朋友的妻子小五子快人快语,边喝红酒边聊天。聊着聊着,她突然放下酒杯,言语凄切地讲了一个她与父亲的故事。

前几天,在县城生活的小五子赶到乡下看望80岁的老父亲。刚进家门,父亲便带着哭腔对她说:“小五子,我养的5只老鹅走失了,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她搀扶着父亲,细问原委。父亲说,听邻居讲,5只老鹅好像跑进了村里的一个养鹅场。这老鹅准备给3个子女每人一只,剩下两只留到中秋节宰杀。现在,鹅没了,心情郁闷得很。

小五子的母亲已去世10多年,父亲8年前做过大手术后,一直与她聋哑叔叔生活在一起。亲手养大的鹅没了,父亲像个孩子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诉苦。她安慰父亲,说去村里的鹅场问明情况。到了鹅场,鹅场老板一口否认没有外来的鹅进来。她掏出500元,好话说了一箩筐,想在鹅场买下5只老鹅安慰安慰父亲。鹅场老板的头摇成拨浪鼓,说鹅场的鹅都是生蛋的鹅,不卖;如果是肉鹅,送给她5只也没问题。话说到这份上,她只好无奈地回到了父亲的家。

父亲见她没有找回鹅,竟放声大哭起来。她给父亲打了个热毛巾擦脸,卷起袖子到厨房做饭。吃晚饭时,聋哑叔叔知道了此事,埋头喝起了闷酒。她又像劝小孩般,打着手势示意叔叔要少喝酒,村里有两个人就是因为酗酒而丢了性命。叔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旁的父亲脸上露出了微笑。看着父亲爬满皱纹的脸,她的眼睛湿了。

吃完晚饭,她收拾碗筷,陪父亲和叔叔聊天。怕父亲受凉,小五子早早地让父亲上铺,自己在父亲的床里边放了一床被褥。这一晚,父亲睡得很迟,父女聊的话很多。卧在床头的父亲叹了口气对她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叔叔,我如果哪天走了,他该怎么办啊?”小五子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哽咽地说:“爸,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们会照顾好叔叔的。”

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也许是受了风寒,小五子突然咳嗽起来,咳声不断。这可吓坏了父亲。他翻身下床,在家里翻箱倒柜找药,没有找到。又小心翼翼地从一只缠着蛛网的篮子里取出两只土鸡蛋。10分钟后,父亲用一双枯瘦的手,颤巍巍地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炖鸡蛋走进房间,叫小五子赶紧趁热吃。

讲到这,小五子讲不下去了。她停顿了一会儿,红着眼圈说,接过碗时,她哭了,眼泪一滴一滴地滴进蛋碗里。她是和着泪水吃完鸡蛋的。

小五子说,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养大,子女一个个离开他们,他们最盼望子女经常回家陪陪他们。以后,她再忙也要经常回家看望老父亲。

是啊,父母用人生中最好的光景陪伴我们成长,他们不应该在孤独中一点一点地变老。

女球王

□ 王鸿

汪素云,对高邮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在她近50年业余乒乓球生涯中,从18岁勇夺扬州地区第八届运动会成年组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至今,在扬州市内、省农行系统、省金融系统等比赛中,获得的大大小小冠军无数次,用民间的一句话:拿冠军拿到了手软。

难能可贵的是,已是有一个孙女、一个孙子的奶奶级选手,在近五年扬州市举办的五次球王争霸赛中,三次夺得女子50岁以上组球王,堪称邮城乒乓球女子第一人。

汪素云是我在县少体校乒乓球班训练时的师妹,比我迟两年进校。她是1973年暑假期间,由原东方红小学(今第一实验小学)夏志强老师推荐进入县少体校乒乓球班的。在少体校她跟随曹善亭教练学打乒乓球,较早接受了正规的攻球、推档、发球、搓球、战术等基本功训练,也是曹善亭教练回邮执教后所带的第一批女队员。

1981年5月,在高邮举办的扬州地区第八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是汪素云大放异彩的时刻。此次比赛地点设在县第二招待所大食堂,比赛项目为男女成年组,少年甲组、乙组和儿童组单打,每个项目只限报两名队员。当时扬泰未分家,有11个市县队参赛,各队派出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各个组别最强的队员,可谓是扬州地区水平最高的一次单项比赛。高邮成年组参赛的男队员是夏耀、丁小泉,女队员是汪素云、黄洁。我首次以教练身份参加。

汪素云在比赛中,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包括战胜了从未赢过的老大姐、多次获得扬州地区少年甲组冠军的扬州王林凤,省体工队转业的扬州马金兰等高手,一场未败夺得成年组女子单打冠军。

也就在这一年,汪素云首次参加江苏省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获少年女子甲组第5名。

汪素云打乒乓球,打出了知名度,取得了优异成绩。她虽然没有从事乒乓球专业、走上教练员岗位,但她的这一特长和爱好,影响和伴随她至今。

1984年,因单位有需求,体育部门推荐,汪素云进入县农行某储蓄所工作。为促进企业发展,省、扬州地区农行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每年定期举办系统乒乓球比赛就是其中一项内容。汪素云的乒乓球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她一边认真工作,一边坚持训练,每年举办的扬州地区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她都是单打第一名,参加省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还是第一名,参加华东地区五省一市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拿到亚军。

1992年,信用联社(后农商行)与农行分开经营,汪素云担任联社经费会计,任务重了,责任大了,但练球的劲头没有减。年龄增长了,球技却未下降,正手小提拉,反手凶狠推挡,丰富的赛场经验,是她制胜的法宝。1997年省金融系统举行乒乓球比赛,她雄风不减当年,照样拿到冠军。

为活跃机关文化生活,扬州市级机关工委和体育局,从1992年起,每年都在市县区轮流举办一次机关领导干部乒乓球邀请赛,项目为男女团体和单打,高邮男队属强队,女队相对较弱。1997年在江都比赛,为解决女队组队难的矛盾,增强女子比赛的竞争性,允许女队报一名高水平的股级以下人员,这对高邮队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高邮市级机关党委和市体育局,首先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汪素云,有她参加会使高邮女队水平提升一大截,与张琴(原八一队队员)领衔的扬州女队有一搏。果不其然,至1998年的两次比赛中,高邮女队均获得亚军,进入强队行列。1999年以后,又有了周琳参加,不拿冠军才怪呢。

汪素云不仅球打得好,而且谦虚热情,人缘特好,没有球王的架子。许多部门系统举行乒乓球比赛,允许聘请外援,她有时也去客串一下充当“枪手”。以球为媒,广交朋友,快乐乒乓。在机关、京华俱乐部打球,因她基本功扎实,许多球友都愿意找她练球,认为会涨球。市内俱乐部联赛,都愿意叫上她一起组队,与男选手同场竞技,她也不落下风,实力稳定在全市前十名。如近两届由农商行赞助冠名的全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谊赛,她和钱进等球友组队,均获得冠军,为农商行赢得了荣誉。

这几年,面对扬州乒协举办的众多赛事,只要市乒协需要,汪素云有求必应,从不推却,不谈条件,并且安排好工作及家务,全心全意参加比赛。扬州全运会、俱乐部联赛、乒协年赛、三八妇女节赛、省市老年赛、全国运河城市赛、历史文化名城赛、一带一路赛等等,都留有她在赛场上拼搏的英姿、辛勤的汗水、灿烂的笑容,为提高全市乒乓球水平,打出高邮乒乓名片,作出了积极贡献。

按理来说,汪素云儿孙满堂,幸福美满,应该享受这天伦之乐。然而她并不满足于此,担当起了一个优秀乒乓球运动员传承的责任。2018年退休后,在京华俱乐部办起了乒乓球培训班,慕名前来学习的的有5至14岁的儿童少年,也有成年人。她希望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球技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所有爱好乒乓球的人们,为培育发现新人、普及乒乓球运动,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去年,汪素云被扬州市乒协表彰为“最美乒乓人”,她当之无愧!